

往事

## 难忘的大年初一

□马保瓜

1967年,老村子陆续搬迁,我家的旧房子已拆得没了踪影,新房子还没有建成,一家人就临时借住在隔壁邻居文山大叔家一间半靠西的屋子里。

年前一个寒冷的冬日,傍晚时分,母亲吩咐我和三姐出去找一只跑丢的老母鸡……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母鸡还是没找着。

我俩就从后巷子里往家返,走着走着三姐对我说,咱俩轮流背着回家吧,我十分高兴地答应了。先是三姐背着我稳稳地走了几米远,然后把我放下。轮到她背我时,我弯着腰背过两只冻裂的手托着她穿着厚棉裤的两条大腿,感觉有些力不可支,踉跄了几步,实在撑不住了,就一下子摔倒在了地上。

小时候三姐能吃饭,长得可爱,而我体弱多病,身体底子差,显然让我背着大我两岁、个子又高又瓷实的她,实在有些吃力。当时我十岁半,三姐十二岁,摔倒时,她重重地压在我身上,我的左脚腕一下子感觉麻木钝重,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。三姐急忙从我身上爬起,我吃力地撑起身子坐在地上,抱着左脚哇哇大哭!三姐也吓坏了,俯下身子一边拉我起来,一边哄着我说:“你别哭了,到家后不要告诉咱妈。”她还以为

我只是摔倒了才哭呢。我左脚疼得实在站不起来,坐在冰冷的土地上哭着说:“我脚都不会走了,我不说咱妈也会知道的。”后来想不起怎么到家的,反正一贯严厉的母亲并没有太责怪三姐。

第二天一大早,二哥把我扶到自行车的后座上,冒着凛冽的寒风,去找会正骨的表姐。表姐揉揉捏捏我的左脚后说:“还好,没伤着骨头,肌肉软组织撕裂挫伤。”她用棉布条把我的脚腕缠绕固定住,又给我拿了几包自制的专治跌打损伤的祖传粉状药,让我回去喝药静养。

眼看快要过年了,我的左脚肿胀得根本不能下地走动。那时候生活艰苦,平时娱乐活动都少,孩子们盼过年的心情,到现在我都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述。

眼看到除夕了,我坐在土炕上,看着全家人不亦乐乎地忙前忙后,虽然不能帮忙干活,但家里上上下下忙碌喜庆的年味,足以让我陶醉而忘乎所以。

大年初一黎明时分,天刚蒙蒙亮,邻里的孩子们早早吃过饺子,心花怒放地穿上新衣服,急切地跑出去和同伴玩了。家里除了我,只剩下父母,我走不出去,沮丧地坐在家里的土炕上,眼巴巴地透过窗户上小块玻璃望着窗外的院落,脑海里浮现着往年初一和小伙伴们在一起,喜形于色感

受浓浓大年气息的一幕幕……再环顾静静的屋子,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在心底弥漫。我幻想着能插上翅膀飞出去和小伙伴尽情地玩!

忽然,随着“吱”的开门声,二哥揭开门帘走了进来。他一进隔墙门,就对着我说:“来,我背你出去看看外面。”还没等我回过神来,他就伸出右手,一把把我拉到炕沿上,然后背着我就往外走。他背着我走到院子里,先让我上了厕所,然后从厕所门口再把我背到巷口,最后把我放在临街的门墩上坐下。二哥没走开,他一直守护在我身边,让我亲身感受、亲眼目睹大年初一大街上过年的景象。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少,个个兴高采烈,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。

初一的天气依然寒冷,因为我只能坐着,脚不能动弹,二哥怕我脚冷,他时不时搓搓两只手蹲下来,把我的左脚用他的双手捂一捂、暖一暖……

那年初一,我感受到来自兄长的呵护和温暖,给我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味的记忆和感动……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随着时间的推移,许多陈年往事早已被无情的岁月所淹没。但那年的大年初一,二哥背我的那一幕,却始终印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里。每每想起都会热泪盈眶!

老照片



▲河东酒家在二楼设雅坐,顾客边吃饭边观看街景,当时成为运城餐饮界的一大热门话题。

□樊晋英 供图

那人

□弓巧娟

偶尔看到王温正老师的美篇《寻觅足迹:泥坡村的往事追寻》。“泥坡村”三个字映入眼帘,一下子激活了脑海里的儿时记忆。

家乡弓家庄,地处临猗县,临猗从地理位置上又分坡上和坡下,我村在坡上,那是个三面环沟的小村子。村里土地平整,主产小麦、棉花。村小,人实在。庄稼地里的活,只要肯下力气,正常年景下,就有吃有穿。村小,弓姓居主,还有宁姓、秦姓、李姓。村小,人心齐,遇到啥难事,一呼百应,大家伙搭把手就办成了。村小,也安静祥和。谁家大声说话,一条巷都能听着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用现在的时髦话说,人与人之间少有界限感和戒备心。谁家来个客人,就像是一村人的客人。

村小,也“漂”不起个供销社。买个针头线脑,打个酱油、醋啥的,都要出村去。大人晴天下地干活,雨天干家务活,出村去供销社买东西耽误工夫,跑腿的活,孩子们干。我就常替家里跑腿,特别愿意替父亲跑腿。父亲先是写个纸条,列清楚买啥,到了供销社,我把纸条、钱给售货员,再拿

## 泥坡老汉

了东西和找的钱,就完事啦。临出门,父亲会交待,到了供销社见了售货员要叫人(称呼叔、伯等)。父亲确认我不乱花钱,东西也不会拿错后,再买东西就不写条子了。他先交待,再让我叙述一遍,算一下需要多少钱,就给我多少钱。找的钱里,我可以花几分钱,或者用于买本子、铅笔、橡皮,买块水果糖也可以。父亲的信任、鼓励加奖励,让我特别喜欢去供销社跑腿。拿着东西回来给父亲报账,总是个高光时刻,父亲坐在桌边的椅子上,我站在桌前,逐项“报告”买东西的明细,当然也包括找了多少钱,我花了几分钱买了啥。

替父亲跑腿,锻炼了我的算术、表达能力。父母对孩子的教育,真是润物无声,无处不在又不留痕迹。花甲之年,想起承欢父母膝下的往事,思绪仍像开了闸的水。是啊,儿女长多大,也大不过父母的期待。

村小,买生活用品要出村,到外村的供销社去买,真是不方便。但供需之间总会找到平衡。这不,有个泥坡村,村里有作坊,酿醋、酱油、漏粉条、淋粉面。有个老汉,负责走村串巷出

售作坊生产的产品。不知道老汉姓名,村里人都叫他泥坡老汉。老汉身体壮实,个头不高,嗓门很大,赶俩牲口车,满满一车作坊生产的产品。牲口系有铃铛,车走铃铛响。不等老汉人进村,叫卖吆喝声、车声、铃铛声已在村里回响。

村子顺着老汉来的方向,有条土路,邻近村口有个比较陡的小坡,叫西南坡。车走在西南坡上,老汉就喊将起来,“换醋来、换酱油、换粉条、换粉面”,吆喝声落下,车已拐过弯,进了村,到了巷口。宁静的小村被老汉这一声吆喝惊动,大人孩子不大会工夫,就围在老汉车边上了。老汉麻溜地摆弄着手里的酱油瓶子、醋罐子、车上的大小木桶盖子。老汉嗓门亮,人开朗爱热闹,大人小孩都搭得上话。老汉一来,欢声笑语不断。老汉时间点卡的好,总是饭时到,大概是,早了大人都下地了,车上的东西不下货吧。

早饭时,乡下的雾霭、炊烟缭绕,赶牲畜的吆喝声,烧火的风匣声,鸡鸣犬吠,人声鼎沸,一派田园生机。

儿时的记忆,声声入心慰乡愁。

追忆

## 六十年前写对联

□安新明

2025年春节快要到了,看到大街上卖对联的摊位,勾起了我20世纪60年代写对联的回忆。

我原来租住在稷山南街一户农民家的房子,房东叫贺因富。一天早上,我还睡在被窝里,就听到外面井上有人担水。贺先生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,上午的阳光洒在土院,天气还有点小暖和,我问贺伯:“今天早早干嘛?”贺伯说:“请先生写对子。”

头天下午,贺伯就约了有文化、毛笔字写得好的老先生,定下晌午来屋里写对联,也早早拟了几副对联。接着,贺伯搬了个四方小桌摆在院子中间,开始量尺寸裁红纸了。等老先生来了,寒暄了一阵,就开始写对联了。老先生把拟好的对联,反复修改,觉得韵律合适了,才不紧不慢地开始写。老先生先后写了三四副对联,还写了如米面如山、瓮底生泉、参天大树、幸福美满等小条幅。快到中午饭时,贺伯又摆了四个小碟子,用锡酒壶烫了一壶酒,非让写对联的老先生喝两盅才行。吃完饭,写对联的老先生拿着自己带的几杆毛笔,佝偻着身子,哼着小调,摇摇晃晃地走了。

这就是六十年前写春节对联的小故事。那个年代,人们把书写对联当成一件大事来办,也有人到集市上找人写。那些乡村文化人,早早在县城集市上摆上专写对联的摊子。顾客可以说写什么,摊主那儿也有对子底。顾客先选好对联,有的还要修改得适合自家的情况才满意。

那一副副春联,是先辈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、对家族传承的重视、对家国情怀的坚守……